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九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北史

登國元年遣使徵師於慕容垂三年垂遣使朝貢四年垂遣使朝貢按魏書於他國使來例書曰朝貢如宋齊梁皆然乃臣子之辭非其實也是時垂方强盛道武資其力以平諸部垂嘗遣使授道武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道武雖不受然幾與敵國異矣徵師朝貢皆仍魏書未及改徵師當作乞師朝貢當作來聘

七年慕容永遣使朝貢大興三年姚興遣使朝貢皆當作來聘道武初起事蓋因垂之力後絕垂而與永通好又通使於興遂爲聲援然皆敵國非沮渠禿髮等比也北史於

宋齊梁俱改云來聘燕秦偶因舊史未之改耳道武曾一出兵救永然亦不相接應以道隔故耳北史不載其事

登國三年十二月西征至女水討解如部大破之北史於道武破諸部落皆詳書獨此不書疑脫文又五年討賀蘭紇突隣紇奚諸部落亦脫紇突隣三字俱當補入八年西征侯呂隣部大破之亦當補入

天興元年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河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於京師三十六署未詳魏書署作萬然下總云十餘萬口則不當作萬口合之將五十萬矣亦未必若是之多也仍從北史

明元紀左右諫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案魏書左右請且出待怒解而進帝懼從之乃遊行逃於外當從魏書若北

史則下文還字不可通矣
天興二年三月遣建義將軍庾眞越騎校尉奚斤討庫狄部帥葉亦干宥連部實羽泥于太渾川破之又進破侯莫陳部此亦當稱人又諸部落內屬者北史例皆不書仇儒趙准聚黨中領軍長孫肥討平之傳世聚黨征虜將軍庾岳討破之此與盧溥不異而北史獨書盧溥以溥殺幽州刺史其勢將盛故特書之耳
天興四年常山王遵討破多蘭部帥木易于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等諸部五年破之蠕蠕社崙來救突又逆擊破之二月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與衛辰屈丐棄國遁走案登國六年衛辰已死子屈丐奔薛干部河南悉平至此已十餘年矣魏書所云與衛辰屈丐棄國

遁走誤也北史削之而并破多蘭黜弗素古延等諸部亦不載

天興五年越勒莫弗率其部內屬六年朔方尉遲部別率萬家內屬北史於凡內屬皆不書獨書此兩條於例不合

姚興傳與高平公破多羅沒弈干以女妻屈丐興使屈丐助沒弈干守高平破多羅即破多蘭沒弈干即木易于魏書所載不誤但衛辰下缺子字棄國二字爲誤耳道武自與燕絕遂通好於興慕容寶來伐時請師於興以爲助史不載其來助與否道武既破滅寶至是乃遣兵侵興爲與興構兵之始魏書既未明而北史遂削之非其實也

神瑞元年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二年與幽胡白亞栗斯同反於上黨既又與衆廢栗斯而立劉虎三年并州

刺史長孫建討平之北史不載宜補入
太武始光三年十一月襲赫連昌徙萬餘家而還班虜獲
以賜將士各有差魏自道武以來凡有克平必有所係獲
班賚將士魏書皆詳載之北史盡削不書而獨載此一條
四年平統萬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賚將士
則又不書不知其例如何也
神䴥二年列置新民於漠南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
孫翰尚書劉絜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四臣并出
正措置新民之要術北史不載非也當補入
延和二年征西將軍金崖反攻安定不克據險自固平西
將軍安定鎮將討獲之後其部人立崖弟金當川三年常
山王素討斬之北史不書北史於諸詔多不全載獨太延

元年六月甲子詔則詳書之其所載鄯婦人持方寸玉印嘉瓜嘉禾白燕元烏之類瑣細不遺蓋延壽好言祥瑞徵應此其蔽也是年十二月甲申詔曰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歲盡舉課上臺此詔於治民爲切較前詔殊矣而北史刪不載

五年八月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降九月其兄子萬年率麾下降北史載祖而刪萬年非例也後牧犍以反誅獨祖與萬年以先降免北史亦不載其事

牧犍弟張掖太守宜得西奔酒泉遣鎮南將軍奚眷討張掖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復奔晉昌使弋

陽公元絜守酒泉北史於西奔酒泉下續以太守無諱後奔晉昌而其他皆削之意全不載或於太守無諱下補云亦牧犍弟後與宜得俱奔晉昌

太平眞君三年楊難當爲宋將裴方明劉康祖所敗奔於上邽遂來朝於行宮詔安西將軍古弼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諸軍兩道俱會仇池征南大將軍司馬文思征南將軍刁雍兩道邀方明歸路四年皮豹子等大破宋將於樂鄉盡虜其眾遂克仇池北史但書楊難當朝於行宮而不言其來奔之由但書克仇池而不言其遣將之詳甚爲疏畧宜從魏書補正

四年四月楊文德圍仇池五月將軍古弼大破諸氏解仇池圍北史但書圍仇池而古弼之解圍不書此脫文當補

入

四年襲蠕蠕分軍爲四道魏書有事具蠕蠕傳北史删此五字則語爲不了當補云蠕主遁走追擊破之

六年蓋吳反薛永宗受其位號詔殿中尚書元處眞尚書慕容嵩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率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率三將一萬騎討吳黨白廣平七年帝親征破薛永宗乙拔等破蓋吳吳遁走帝還蓋吳復振於是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同討蓋吳爲其下所殺北史不載元處眞等名後書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眞等八將坐盜沒軍資斬則語無所係當依魏書補正

十年遂北伐下當補云賀吐眞益懼遠遁收其人戸畜產數百萬魏書亦云事具蠕蠕傳故不詳北史誤字前同

明元神端元年遣謁者悅力延撫慰蠕蠕于什門招諭馮跋北史不書然于什門以節義顯此不可不見於紀也

太武眞君九年氐楊文德受宋官號守葭蘆城招誘氐民詔仇池鎮將皮豹子討之文德棄城走此亦宜補入

太武南伐魏書所載爲詳北史僅存其畧

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當刪只云於苑內獲方寸玉印詔百姓大酺三日降死罪以下因或作詔以即位以來衆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百姓云云亦可省三十餘字

魏以彊武立國其所克平國邑率以威力脅服之撫綏甯輯皆所未遑而一時之民胡戎錯雜多經離亂之後好兵喜鬬莫有固志故州鎮反叛無歲無之雖命將出師旋即

殄滅而終不能盡止魏書所載頗涉繁冗然可略見當時事勢北史盡删之未爲當也又魏自太武以後與宋齊接界戰攻不息疆埸之地一彼一此雖使命常通而內叛外附時時有之北史多畧不書今亦未能悉補也

文成太安五年九月戊辰詔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以正其罪自今諸遷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此詔北史删之又和平四年三月乙巳詔今內外諸司州鎭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此詔北史亦不載

獻文卽位六月乙丑詔曰朕承洪業上承祖宗之休命夙興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於逸豫而徭役不息將何

以塞煩去苛拯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蓄積有餘諸有
雜調一以與民此詔最爲寛大與他詔令不同而北史削
之不得其說當補入
天安元年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内屬徐州刺史薛
安都以彭城内屬宋將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遣鎮南大
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救彭城鎮西大將軍元石給
事中張窮奇救懸瓠次年尉元大破張永沈攸之於吕梁
東永攸之走免北史例不載郡守來降然於次年既書尉
元之破張永等則其事始末亦不可不畧記之也
皇興元年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
請内屬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援之宋東平太守申
纂戍無鹽遏絶王使劬詔白曜討克之文秀道固復歸宋

白曜廻師討之二年道固舉城降白曜進圍東陽三年東陽潰虜沈文秀北史止載申纂則似白曜之出乃專爲申纂而又不著道固之降尋檢始末蓋失其實矣

獻文諱弘孝文諱宏弘蒸韻宏更韻其音則同獻文孝文父子名同音此甚不可解或云北人讀弘爲宮然大抵相近也

太武太延三年北史始書各小國朝貢五年再書魏書同諸小國未必僅此兩年朝貢史畧舉之耳眞君十年魏書龜茲疏勒破落那等朝貢北史不書此脫漏文成興安元二興光元太安元二三凡六年皆書後并缺唯和平五一書吐呼羅獻文紀不書孝文則年年書之惟延興元年大和七年二十年不書太和十八年二十二年僅書高麗二

十一年僅書高昌宣武年年書之其來貢至多不能舉其國名但總云幾十幾國而已唯景明四年僅書勿去國貢梏矢正始二年一書鄧至孝明二年二書之唯正光元孝昌元不書自後孝武永熙元二再書西魏俱不書東魏孝靜年年書之唯元象元二不書

朝貢諸小國其名最多考之西域諸傳其不載者十之四五北史所載皆本魏書而亦閒有不同俱莫能詳考也

孝文延興四年六月乙卯詔曰朕應歷數開泰一作魏誤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維仰嚴誨猶懼德化不覺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罪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一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後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此詔當全載北史太畧

太和元年十月丙子誅徐州刺史李訢二年十有一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北史止書李惠當補

太和三年十月進假梁郡公元嘉爲假王督二將出淮陰與元琛薛豹子諸將并出四年三月遣馮熙迎還元嘉諸軍閏七月齊角城戍主請內屬詔嘉赴接之時嘉爲徐州刺史又遣郎大檀白吐頭元泰封匹賀羅諸將并出九月嘉破齊將盧紹之元元度於朐山五年諸將擊破齊將桓康於淮陽嘉又大破齊將俘獲三萬餘口嘉初出空行空返再出而後破齊師北史三年書遣元嘉五年書嘉破齊而自馮熙迎還以下皆削不書於文爲簡而非其實矣

太和五年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是時宋亡已四年矣蓋宋使之留於魏者案太和二年宋

遣使來聘殷靈誕必以是時使魏者是月宋禪位於齊故留不歸然是時政在蕭氏使亦必道成所遣何以遂不肯歸抑魏羈留之而不使歸乎奉君亡國之餘而以一憤之故殺其身而不顧亦士之節烈者也殷靈誕後歸爲齊所誅見高閭傳

太和六年十有二月丁亥詔曰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及入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此詔不當刪九年八月庚申詔天之所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羅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北史刪削太多不達其意或自天譴以下並去之

十二年正月乙未詔曰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

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按此詔自是兩事北史删雖有以下共二十九字合兩事爲一條意乃全乖此紕繆之大者疑或脫文延壽未必疎畧至此當補正

十四年十月辛卯詔曰羣臣以萬幾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祈遺命亦思無怠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此詔亦當載十五年四月癸酉詔曰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享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北史删此四語未合宜補入

十五年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考魏書亦同此四字疑誤

十六年七月壬戌詔删削太多不見本意當補入

十七年六月乙巳詔末其有當局所疑而今又不載者隨事以聞當更附之此句當補

十七年將遷都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北史改城東爲宮而删告行廟句非是當補正

十八年壬午大司馬安定王休薨北史闕是年十有二月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帝因是南征四道俱出北史删曹虎來降事則南征之事爲無因矣

十九年車駕至自南伐告於太廟不當删告於太廟句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舉遺逸黜貪佞録囚徒恤困乏輕徭

役會男女重農桑此詔北史不載

恆州刺史穆泰等謀反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樂陵王思譽坐知泰謀不告削爵北史刪穆泰反事而單著樂陵王削爵此不可解也

宣武景明四年五月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千匹增配壽春八月以吏部尚書元英假鎮南將軍攻梁義陽十一月元英破梁將吳子陽於白沙此三條當補入英之攻梁先克勝而後大敗此爲遣英之始不當削去

景明四年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假尚書邢巒鎮西將軍率衆附之後授梁秦二州刺史五年梁州氐絕漢中運路州刺史邢巒頻破之巒傳不言其事魏書無州字按四年當補遣邢巒而此州字上當補梁秦二三字巒傳所載甚

詳而於紀不甚合也北史巒傳畧
陳伯之梁江州刺史景明三年八月癸卯來降頻破梁軍
正始三年復奔於梁北史不載前來降而於後南奔則書
之殊失契勘
梁州氐楊會反詔楊椿羊祉討之後大破反氐則反氐楊
會也詔李崇討東荆反蠻後崇大破諸蠻帥樊素安則諸
蠻帥東荆之蠻也北史止云楊椿大破諸氐李崇大破諸
蠻所云反氐諸蠻皆空無所指矣
正始三年九月癸酉邢巒大破梁軍於淮南遂攻鍾離巒
屢破梁軍於宿豫然以鍾離不可克先求還未嘗與攻鍾
離北史誤也案魏書當作破梁軍於宿豫己丑中山王英
大破梁軍於淮南梁臨川王宏等棄江城遁英遂攻鍾離

北史蓋脫於宿豫已丑中山王英大破梁軍十三字

永平元年七月乙未詔曰枷杖小大各宜定準比者諸獄掠拷之苦民多切酷可付尚書精檢枷杖違制之由斷罪聞奏按宣武諸詔北史多削不載此詔頗有意不當刪

魏書永平元年郢州司馬彭珍等謀叛引梁師三關成主又以城南叛詔中山王英率師赴之英頻破梁師二年梁又遣將寇南兖詔長孫稚督諸軍討之後英大有克捷拔武陽關進攻黃峴梁將棄西關棄黃峴遁走而長孫稚不詳其勝負此魏書之缺北史盡削不載太畧

北史獻文以前於州郡等反叛多不書閒存一二至孝文以後則詳書之然亦閒有脫漏蓋未嘗有一定之例也

永平四年瑯邪民王萬壽殺梁瑯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晰

以朐山來降徐州刺史盧昶遣軍據之北史旣載朐山事則此條宜補書

永平四年十二月壬午詔曰三年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來於今未考功過難齊甯無升降從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聞此詔亦宜補入

梁將趙祖悅襲據硤石鎭南將軍崔亮破祖悅軍遂圍硤石北史所敘未明

淮堰破上當補先是梁於浮山堰淮規爲揚徐之害至是淮堰破云云

神龜元年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北史不書正光二年南秦州氐反假光祿大夫邴虬撫軍將軍以討之北史亦不書此乃喻之不從而後討之又再書南秦州氐

反亦非

正光三年十二月丁亥詔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以見事糾劾詔亦可存

正光五年三月破六韓拔陵反詔臨淮王彧都督征北諸軍事以討之五月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反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八月元志大敗於隴東今北史所書所滅省不二三字而敘次遂不分明

十月胡琛遣其將寇幽夏北華三州詔都督北海王顥討之十一月莫折天生攻陷岐州執元志高平人共迎胡琛十二月詔京兆王繼爲大將軍率諸軍討之北史所敘亦未明其汾州以下不與上相屬北史稍混

孝昌元年太后復臨朝免元乂官北北史缺是年九月詔左

將軍幽州刺史常景爲行臺征虜將軍元譚爲都督以討洛周北史亦缺俱當補

元譚爲洛周所敗常景兩破洛周而後爲所執北史止書執常景

二年正月以長孫稚假驃騎將軍爲北討大都督率都督河間王琛討修禮北此亦宜書五月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率都督章武王融討修禮此亦宜書

永安元年邢杲反以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率衆討之不利二年三月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北史并缺

尒朱世隆等害楊椿楊津魏書下有及其家不當删

晉泰二年高歡敗尒朱天光於韓陵永熙二年高歡大敗尒朱氏山東平北史於此大畧韓陵之敗斛斯椿賈顯智

等執尒朱天光度律送於神武殺尒朱世隆彥伯天光度律後斬於京師唯尒朱仲遠奔梁永熙二年歡破尒朱兆兆自縊此皆不可不見於紀者北史畧之非也

莊帝殺尒朱榮遣武衞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淵率衆鎮北中按侯深傳深爲榮所用是時爲平州刺史方爲榮舉哀勒兵南向則侯深必非鎮北中者魏書作崔淵侯深本名淵北史避諱改之當是侯深亦曾爲燕州刺史故北史以此致誤而未嘗攷之本傳也尒朱世隆傳言殺奚毅而不及崔淵蓋畧之

元象三年阿至羅國副伏羅越君子去賓來降君當作居去賓乃越居之子案副伏羅高車部落之號因以爲姓阿伏至羅與弟窮奇統其部落阿伏至羅死窮奇之子彌俄

哭立彌俄哭死弟伊匐越居相繼立則阿伏至羅乃其先國主之名不知何以删伏字而以爲阿至羅國然紀傳中多稱阿至羅國高車傳孝文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羅始來請師豈後相承遂以阿伏至羅爲其國名而又偶去其一字耶明帝神龜三年封高車國立覆羅伊匐爲高車王則仍以爲高車國覆羅又副伏羅之訛也魏書永平元年書阿伏至羅國朝貢

東西二魏帝紀時政在權臣帝紀所書甚畧然其或書或不書亦皆無一定之例也

神武取念賢刀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而不言念賢周書念賢傳亦不書此事豈別一念賢耶

北齊書神武紀所載諸符應皆因其國史之舊而北史於此亦詳載不遺此其所蔽也案北齊書諸紀惟文襄文宣兩紀異於北史其餘并同首

未不差一字蓋齊書亡缺後人取北史以補之前謂延壽因舊史此不然也延壽好載諸符應自是其蔽或有雜採諸小說亦未必盡出舊史耳

天保二年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按元年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不書皆無定例

可朱渾道元万俟普撥自周歸於齊高神密自齊歸於周獨可朱渾道元不書此亦不詳其例神武紀天和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似已載

北史凡帝紀末皆有總論而齊武成獨缺齊書又亡莫可參考

周文紀與周書小有異同但不載高神武文襄之薨嗣及文宣之立爲非是

北史好言符瑞獨於周初白烏白兎之類多削不書

天和二年華皎來附遣衛國公直率諸軍援之因而南伐北史刪衛公直以下不書非是宜補入六年陳國公純鴈門公田宏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北史亦缺

北史紀例不書都督總管獨周靜帝紀書韋孝寬爲相州總管梁睿爲益州總管蓋因舊史而未削也

隋文紀敘楊忠事本之周書而亦有誤刪者初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而自率衆攻襄陽梁竟陵太守孫暠來附及仲禮至又叛周文遣忠克隨郡進圍安陸故仲禮馳歸赴援比忠擒仲禮而安陸竟陵并降北史刪前仲禮攻襄陽及孫暠又叛事則所云馳歸赴援與竟陵安陸并降皆無所本矣當去歸字而竟陵之降亦可

不書或并書竟陵安陸而歸字則不可不去也

周書忠傳以東魏之逼與信俱歸周北史仍之按忠從信定荆州東魏來伐道遠不得歸信與忠俱奔梁凡三年梁乃送還是時西魏猶在信故西魏荆州刺史忠從信亦仕於西魏不得云歸周也且删去奔梁一節尤非其實當補云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三年與信俱得還或云與信奔梁後俱得還

追贈皇曾祖諡曰康皇祖禎爲柱國太保都督陝蒲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諡曰獻北史以康爲獻而脫皇祖以下二十五字此必刻本之誤依北史例去陝蒲等三字然當與徐兗等冀定等皆補入

蘇威光以太子少保兼納言民部尚書隋紀北史紀俱作吏部　拜刑

部尚書又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後四年始爲吏部尚書北史隋書俱脫拜刑部尚書一節檢本傳正之（本傳二年爲吏部尚書二字亦誤）本紀例不書都督總管而隋紀於晉王并州總管蜀王益州總管則書之是偶仍舊史而不削也

隋煬紀俱本隋書所載詔令皆全書之畧不削筆與他紀不同征遼詔至千餘字而亦備載不遺一語殊非例也

天賜五年是歲皇孫燾生北史亦不書

太武神䴥三年宋將劉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遂攝四鎮北史删帝以河南二語卻不見其實

周武帝保定三年初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按魏太武太延元年詔民相殺害私輒報者誅及宗族則不始於武帝亦大失禮經之義矣太武詔北史不載

獻文皇興元年高麗于闐普嵐粟特國各遣使朝貢二年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悉萬丹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北史俱削不書

宣武元年裴叔業以壽陽内屬彭城王勰帥車騎十萬赴之此何不當删

永平元年白早生據彭城叛梁遣將齊苟兒等助之邢巒斬早生并禽齊苟兒等北史不書梁遣齊苟兒等而後乃書禽梁將齊苟兒失之矣又邢巒以尚書行豫州事單書尚書亦未當也

正光五年八月南秀容牧子于乞眞反殺太僕卿陸延別將尒朱榮討平之孝昌二年三月西部勅勒斛律洛陽反與河西牧子通別將尒朱榮擊破之八月尒朱榮執肆州

刺史尉慶賓令其叔羽生統州事三年九月以衞將軍討
虜大都督尒朱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魏之禍始於六
鎮而終於尒朱榮榮之跋扈已見於在肆州之日此其始
末於紀中亦當畧見之北史俱削不載
魏六鎮之亂始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而莫折念生鮮于修
禮杜洛周爲劇其後葛榮最盛榮死後韓樓万俟醜奴則
其餘黨魏書紀中所載頗詳然拔陵琛洛周皆不著其所
終唯楊津傳有云葛榮旣吞洛周則是皆爲榮所并而紀
不及之此魏書之疎而北史不能有所補正也是時梁數
相攻伐青齊諸郡亦有叛亂北史於梁載元法僧元慶和
蕭綜元樹四事於青州載邢杲而其餘則皆畧之又東益
州刺史魏子建屢破寇賊北史俱削不書此皆較魏書爲

簡至於北討西討諸軍大概依魏書而時有刊削其條理亦不甚分晰也

北史后妃傳魏諸后俱本魏書無有異同齊以後多所增添當據別本然多誤字魏宣武帝高皇后傳建德公主始五六歲語無所係案魏書下有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十字北史脫去建德公主當是高太后女然此二語皆可刪又下有神龜四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太后高太后也北史刪神龜四年四字誤以太后爲靈太后語遂不可解當從魏書正之案魏后妃傳缺後人以北史補故無甚異同其宣武高后傳則刻本之誤耳

隋文帝獨孤后諡獻皇后見文帝紀而后妃傳皆曰文獻未知孰是北史隋文獻皇后以例推之則爲獻皇后而後傳又兩稱文獻與隋書同

魏順陽公郁傳乙渾專權內外隔絕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魏書載此事甚詳北史太畧而并删率殿中衛士句則全不見當時事勢矣宜補正

高涼王那功最多魏書俱不載本傳然於紀中可考北史仍魏書非是

東陽公丕傳孝文議遷都事魏書所載爲詳北史頗有訛誤所載移羆語黃帝以天下未定云云據魏書乃丕答羆語羆言黃帝都涿鹿不必悉居中原蓋不以遷都爲然而北史乃以帝語續之是自相違反矣又廣陵王羽決之卜筮等語據魏書乃丕言也 案魏書此卷本闕後人以北史補之然與北史大有異同當出高氏小史修文御覽亦有誤處如于杲語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篡奪此十二字難解疑傳寫之誤 北史删削

太多如于杲語乃全不載　不先欲決之卜筮後見帝意
堅乃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是以載於不傳若如北史
則於不絕
無所與矣

元暉上連牧守疏其言甚當北史乃削不載

元亨傳洛陽人梁康邪流水舉兵應尉遲迥亨擊殺之此
隋文帝所以待之厚也北史刪此事不載

庫汗傳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復造文成廟進
爵馮公此必庫汗主匠作事而史俱不言

淮南王佗從討山胡白龍有功又與武昌王提討吐京叛
胡平之又以都督北討蠕蠕破之從征懸瓠破宋將歷雍
州刺史都督涼州諸軍事兩鎮虎牢遷侍中司徒宗室中
以功名始終者北史全削不載不知其例云何

永昌王健傳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以數十騎擊之

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北史所敘未明

臨淮王彧諫以孝文爲伯考表中云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在高祖德溢寰中之上此四語不當刪

廣陽王淵北史避諱作深見於任城王傳可考魏書本傳作深此卷本亡缺後人以北史補之故致誤也魏目錄亦作深又後人以本傳改之淵子湛字士淵北史魏書同此必本作士深後人反疑湛字不當與父名同乃改爲淵而不悟深之本爲淵也由此推之古人文字爲後人妄改而轉訛者多矣

獻文欲傳位京兆王子推任城王源賀諫語又元丕諫語皆正論北史刪削太多不見其意任城王澄於遷都事再

三往復大有直臣之風後見孝文意堅乃更贊成之耳今止載其畧亦未盡澄論南伐事所載亦太畧至淸徽堂宴所載至三百言頗涉繁猥凡此之類未免拙於取舍澄傳魏書極詳北史多有刊削唯諫女侍中表爲增入若論收贖修理事既不行則亦可不載也嵩爲揚州刺史與梁戰攻屢有克捷魏書所載太宂而北史盡削之止云威名大振又太畧當增屢破梁軍四字

中山王英攻漢中頗有兵畧不宜全刪去後從討漢陽及鎭荆州爲陳顯達所敗免官亦不書北史於下有孝文平漢陽等語故不書然尋較前後則後可不書而前宜書也咸陽王禧傳自年三十以下皆孝文語非詔也北史於此頗有乖戾當從魏書改正當作引見朝臣議更改舊俗禧

贊成其事於是孝文謂羣臣曰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

年三十以上云云文義方順

魏書禧雖爲宰輔之首從容推誘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

陰行威惠禧特甚焉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未

已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語雖繁而意自明北史刪節傚

有格礙直寢符承祖等魏書不載其事檢承祖傳亦無之

魏書約不泄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則集始乃與

伯尚同謀而後自首今北史系武興王符承祖事之下則

似與承祖之謀矣此等處俱未分明

彭城王勰傳徵勰還朝下有云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

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又名曰要署下有云小心謹

愼初無過失雖閒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

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此數語并當存之

北史十九卷傳論魏自西遷之後諸語畧無所著此本周書元偉傳末語延壽諸論皆雜採成文不自下筆故多訛舛此因在諸王傳之終乃以此係之耳與傳中無所與也

劉顯傳道武破顯於馬邑後顯爲慕容麟所攻奔於慕容永部眾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北史云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語雖簡而非其實

安同傳賀護使人告同罪明元以其擅徵發於外檻車徵還後以其事雖專命而意在爲公釋之北史止載護使人告而以下并去之未詳何說疑刻本脫誤安同父名屈安子頡名屈此必有誤

安原傳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爲五道下當補云命原從西

道至爾塞山如今本則其語無著矣魏書云五道并進大檀驚駭北遁據此仍當補云諸軍并進大檀北遁原從西道見蠕蠕傳魏書亦不載本傳安頡後與古弼破蠕蠕高車於已尼陂亦不當畧

安頡傳其與奚斤語宜備載北史太畧

庾業延傳詔岳討破下有脫文當補云詔岳討叱奴根等珍之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軍討破之斬鐵擒崇散其餘黨此本兩事如今本北史所敘全相背違疑刻本之誤或作詔岳討平之又討破離石胡云云只增四字而其意自明

閭大肥傳大肥與弟大埿倍頤率宗族歸國故後云與其弟并爲上賓北史刪前歸國事後云其弟不知所指矣

李粟傳從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後云一介

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蓋以其疎遠而在元從之中故云北史刪元從句當世榮之句意遂不明

尉眷與秦王翰擊破蠕蠕別部又從征赫連昌與安頡設伏擒之又與永昌王健破寶保周又破吐谷渾又破伊吾戰功最多而北史皆畧之豈以其皆從征與人共功故不載耶太史公曰平陽侯之所以攻城野戰之功若此多者以與淮陰侯俱以史法論之不當爾也

道武初葬賀蘭部元從二十一人見李栗傳登國初外朝大人十三人見王健叔孫健傳史不悉著其名姓莫可詳考又明元初有八公崔宏長孫嵩奚斤安同元屈餘亦未有考也

奚眷先討平白龍山胡後平張掖酒泉二城北史俱不載

此卷如尉古眞閭大肥樓伏連李栗之類皆無有事蹟唯以軍功自奮北史多削之愈寂寥矣
劉庫仁傳附劉仁之北齊書無考劉仁之見魏書
王健子斤孫度魏書附傳北史削之
樓伏連傳附兄孫子毅北史削之而別載連曾孫寶寶入周周書亦無考
庾業延傳太武先使業延於慕容永後永爲垂所圍來告急求援遣業延與陳留王虔以五萬騎救之次於秀容破山胡高車等會永滅乃還此事旣不見於紀而於業延傳復削之則全無所考矣宜補正道武旣與垂絕卽遣好於永及姚興故慕容寶之來伐興遣將楊佛嵩來援而永之被圍道武亦遣師救之兩事紀皆不載楊佛嵩之援見於

許謙傳而業延傳乃削敘永事此史誤也
崔浩傳明元時與特進周澹同論遷都於鄴事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我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後其言驗乃賜浩澹妾各一人及御衣等物北史刪澹事歸於浩非是後云賜妾各一人去澹而存各字愈不可通矣
魏書載浩修國史凡三見初太祖詔尙書郎鄧淵著國紀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史三十卷至太平眞君中又詔浩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後又云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

並勅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此其敘次隔越而語意相貫蓋國史之作鄧淵始之浩及覽等續之其卒則浩與允等成之然按高允傳允自言太祖記鄧淵作先帝今上記臣與浩同作則神䴥以後浩及覽等雖有編續而亦未成書至於太平眞君中浩與允乃就其事魏書前敘成國史三十卷亦小誤也北史別載監秘書事於前而後乃總敘鄧淵等云云以著於著作令史之上則似湛標所請刊者卽浩及覽等三十卷之書而於允等無與且似以神䴥眞君兩事爲一事者尋其前後頗爲乖舛以故詳載而附辨之

浩之被收所連及甚多張偉高讜等史皆不著其終唯浩

男覽鄧穎俱前卒

張袞傳論討劉顯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此數語可見當日事勢不宜删

長孫儉傳較周書為詳獨不載儉謀伐江陵語此不可曉宜補入還宅詔一兩語可了而詳載之其繁簡之宜尤不可曉也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當結銜如此周改都督為總管其義則一也北史唯儉傳書其詳其他率改云都督某州刺史又云某州總管蓋失之儉傳周書所載官銜亦不詳當以北史為正

長孫熾傳熾攝長安興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為稱職毗以

嚴正鬪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此事宜載又熾持節使東南道又爲西南道大使北史俱畧之

長孫肥從征劉顯討庫莫奚賀蘭部征蠕蠕又破慕容寶慕容普隣賀隣功最多北史俱畧之

于栗磾有平河西之事洛拔有平隴西屠各之事雖小然本傳無大事跡不宜畧之

于忠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只作冀州刺史與長孫儉傳所書異矣

于謹傳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德諭之語意不接據周書當補云時魏末盜賊蜂起謹以不可盡誅請馳德諭之又與周文謀請遷都語亦未分明當補云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帝必許而西遷然後云云於語方

協又謚爲三老所言言行一條刪削太多不見其意宜補正

于翼傳安州總管宜陽總管河陽總管據周書安隨等六州諸軍事安州總管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則亦與儉傳同但以安州刺史爲安州總管此周書失之總管當在安隨等之上北史於周隨率書某州總管聊考一二以見其例宜陽郡名總管亦當作刺史河陽未有考

長孫儉傳所載官銜最詳與他傳不同然猶有缺者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十五州上當有荆襄等三字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七州上當有陝熊等三字荆襄等或作三荆等以前後例之陝熊等則于翼傳在

闕書可考也長孫稚以稚與治同音故傳皆稱字稚本賜名傳又改爲賜名幼非考之魏書則亦有難以解者矣

封隆之與神武同起頗有謀議北史皆删之其請免收治高仲密枝黨一事尤不宜删也子繪傳亦太畧

崔休傳休弟夤夤子㥄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㥄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旣云欲以長女妻之又云求尚之次女且曰欲合姊妹爲妯娌於是同日成婚則求尚之次女者必長謙昆弟而非長謙也其後云長謙與休弟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語無所繫故嘗疑後所云長謙與休弟二子以下二十二字當屬之以長女妻之之下而求尚之次女者當爲仲文仲文陵嫡弟與長謙爲從兄弟休曰勿作同堂觀語亦相合然考

休傳仲文娶高陽王雍女則娶尙之次女者又非仲文其或仲文弟叔仁叔義皆未可定是則於傳後長謙與仲文數語其疑又莫可解也豈仲文先娶雍女而後娶尙之女乎抑先娶尙之女而後娶雍女乎魏書齊書俱不載此事延壽自他書採之而未嘗校勘尋檢前後都不可通當缺以俟質焉

古弼傳頗有戰功北史俱刪之非是太武謂其有將畧又謂其有戰功如今傳則語皆虛矣其議仇池還軍刪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十字語意尤爲不完當補入

薛彪子傳所上兩疏一請屯田一請寬賦俱可觀宜節畧存之北史盡不載邵安張攀俱以誣告彪子安賜死攀鞭配子弟亦徙獲罪此亦不宜畧

慕容白曜傳魏書於執甲纂下有云先是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復歸於宋北史不載而其後書崔道固來降禽沈文秀俱不稱其官蓋因魏書之舊而失之也今按宜依魏書補入魏書前已載青州刺史冀州刺史故後可止云崔道固來降禽沈文秀北史刪去前文則道固文秀且不知爲何人矣疑或刻本脫誤非其本然也

又按先是數語移於後白曜自瑕進攻歷城上更爲允協再詳之 魏書於宋皆直書宋帝名今依北史例書之

吳憘公欲寇彭城白曜到瑕邱遇忠會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邱北史刪去泗水三語則憘公欲寇句不見下落矣宜補入成淹押白曜表當節略載之北史不著一語亦屬缺略

尉撥周幾陸眞宇文福皆有戰功而北史多畧之諸人既去其戰功則幾無可傳者矣

刁雍傳論鑿渠溉田及水運兩疏具有經畫宜全載之北

史太畧

韋珍爲左將軍樂陵鎭將與崔慧景陳顯達攻戰頗有克獲故後雖以敗免而自謂有事荊楚必當見用北史前後俱刪去則後來語爲無係著矣

封隆之與齊神武同起其對神武語及啟斛斯椿等語俱不宜刪至不從文襄收治高仲密家口一事尤不容畧也

劉潔傳請免民租及請賜優復兩奏俱當載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其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潔不聽撫慰秦隴秋毫無犯此亦不宜刪去

杜正元傳楊素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白鸚鵡賦不著人名疑其脫文及考隋書是時林邑獻白鸚鵡素促

合作賦援筆立成文因今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
成則白鸚鵡乃賦當時事與擬古作不同北史誤系於下
耳素手題使擬云云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此並了此恐史之溢辭上林賦自難以擬亦非半日可以寫就當以隋書爲正
張蒲傳慰喻猛雀黨事宜載北史刪之
酈範從慕容白曜定三齊頗多謀議不宜悉刪
堯雄傳多誤其云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荆州東
救未至雄陷其城則南荆州乃梁地而雄所陷南荆州之
城也及考齊書乃大不然慶之破走後復圍南荆州雄曰
白苟堆梁之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克彼若聞難荆圍自
解此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
陷其城是南荆州東魏之地爲慶之所圍而雄所陷之城

乃白苟堆之城也北史所記雖簡乖其實矣又郭丞伯本
雄都督降西魏西魏以爲潁州太守雄別破樂口禽丞伯
北史删上事而但云破樂口禽丞伯則並不知丞伯何姓
矣凡此皆當補正
源子邕與裴衍同討葛榮子邕謂當深溝高壘勿與爭鋒
衍求行子邕固執不可詔不聽卒與衍俱敗此事斷不宜
畧子恭亦有戰功傳俱畧之其爲尒朱兆所破逃竄被執
復見釋此亦不可畧也子邕子延伯隨父西討先登陷陳
屢有功其固守夏州尤著誠節魏書有傳甚詳北史不載
此不可解當補入
寇臻傳臻先爲宏農太守以母老乞歸後母憂未闋以賊
盜徵爲都將與荆州刺史同討撗之又爲鎮北都將以威

惠著稱遷郢州刺史復爲宏農太守北史止一書宏農太守而其餘悉刪去未免太畧

陸㪟傳長子希道希道有四弟少弟希質少有事迹北史不載而獨載希悅又希道六子皆無事迹可刪考之魏書其取舍之故未可解也

司馬國璠爲司馬文思所告被誅而叔璠傳止言其封淮南公此缺文魏書並言卒無子爵除尤誤北史刪之而不更補豈以其已見文思傳耶道賜與天助亦同歸魏傳附天助而不及道賜亦以其已見文思傳也叔璠子靈壽北史刪不載然與叔璠天助等固勝之矣其詳畧之故皆所未明也

劉昶傳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

所製文筆示之文集一部不知何人下云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則非帝文集也敘次未明當缺之

蕭寶夤傳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昶盧昶也魏書授作受是時昶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名位相次昶傳不見受寶夤節度之文疑以魏書爲正然寶夤之行世宗餞於東堂詔曰授以總統之任則又不似受昶節度者二字究未知孰是也餞於東堂與總統之詔北史不載

蕭寶夤傳除使持節都督東陽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東洛三州諸軍事衞將軍荆州刺史又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

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蓋當時結銜如此魏書皆全書之北史改爲都督東揚州刺史都督徐州刺史文雖簡於義則失之矣荆州北史不載雍州上又脫都督二字以東揚州刺史而兼督南徐兖荆州刺史而兼督東洛徐州刺史而兼督南兖雍州刺史而兼督涇岐南豳故曰都督若止一州則不可云都督矣其使持節持節等乃其職任之輕重而鎮東征西車騎又其所加之號與本位無預凡此北史或書或不書皆無一定之例姑畧記於此後不復出也

源懷傳太和十九年除都督雍岐東秦諸州軍事雍州刺史卽懷請封表中二十年除雍州刺史也表既載之前不宜刪

蕭撝傳紀令楊乾運守潼州比尉遲迥入劔閣乾運以州

降蜀人大駭迴長驅入成都圍之五旬攜以城降北史刪乾運以州降句並刪圍之五旬句頗失其實

盧伯源傳趙郡王幹督關中諸軍事伯源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其破涇州羌蓋以安南將軍出也北史載破羌不言其爲安南將軍副都督關中事則下相者所云制命關右亦無著落矣安南疑當作安西魏書作安南恐誤

盧昶傳先是瑯琊人王萬壽等殺梁朐山戍主劉晰來降昶即遣兵往赴之以表聞後梁軍來攻昶表請益軍及糧宣武屢詔報之戒以慎爲防守量度裁決先遣軍四千人又遣蕭寶夤往援昶卒以敗退北史刪削太多全不見此由折傳文驥守朐山亦昶所遣見蕭寶夤傳而本傳不載此魏書之失乃北史不載朐山來降事失之矣

周書盧辯傳附載周官制北史畧有增改遂多訛誤如左右金紫光祿大夫分言之又以右先於左冠軍輔國等將軍舉其例不止兩將軍也分言之又去等字諫議誠議等大夫亦然其附入建德四年所增改亦周書所無不能詳辨畧記於此

周書盧辯傳云改建六官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文多不錄其後所載名號及命數則皆秦漢等官而非六官之文如冢宰以下及宮伯御正之類皆不見於史隋志亦畧不載而周文所改之官制遂無可考北史於辯傳大槩因其舊於天官府等更刪之至其後增改則較周書稍詳然亦不能有所是正也

高季式傳客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

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北史刪既不奉命二句意遂不明又季式答語有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此數語亦不宜刪又其與司馬消難對答語亦以刪削太多不盡其意也及消難出方具言之齊書上有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此三語不可刪裴英起齊附傳北史不載

崔士謙傳總管安州刺史猶都督某州刺史之例也其下云江陵總管荊州總管荊浙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荊州刺史是江陵總管其結銜與荊州當亦不異但史畧不具而荊州乃總管非止刺史也江陵總管無他事可不書當刪江陵二字以安州刺史而總管隨應等十一州三鎮諸軍事以荊州刺史而總管荊浙等十四州八

防諸軍事周書又以安州荆州加於總管之上是亦與前都督例微有不同此後相循則直以爲安州總管荆州總管矣北史於此尚因前例其後亦多變文書之

崔說傳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周制總管刺史皆加使持節崇德上脫總管二字葢以崇德防主而總管十三防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猶安州刺史荆州刺史也北史不便用前例乃書使持節崇德等云云而删去崇德防主四字葢失之矣

崔宏度脫兜鍪謂尉遲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爲私爲親戚故得遏亂兵不得相辱云云迥因擲弓於地先是迥欲射之故宏度脫兜鍪與之言迥所爲擲弓於地也北史删相識不三字又删爲親戚故三語頗失其意

崔挺傳子孝芬荆州刺史李神儁爲梁將所攻圍詔以孝芬爲荆州刺史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没且路由三鵶賊已先據孝芬不得進遂從宏農堰渠山道南入出敵不意遂奔散北史删李神儁爲梁將所攻圍句則所爲代神儁者乃無其始且又不知神儁何姓何官也後止云從宏農道南入亦不解所以從宏農道之故俱爲疎畧孝芬初爲廷尉少卿故魏書於除名徵還之下追敘孝芬爲廷尉之日按章武王融以重法及是融爲都督北討乃陷孝芬北史作又除孝芬爲廷尉誤魏本紀正光四年章武王融以貪汙削爵除名五年復封爵爲大都督討山胡次年孝昌元年元叉敗二年從高陽王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據此則融以貪汙削爵在孝芬爲廷尉少卿之日歷三年元叉始敗孝芬坐黨除名是時融已爲大都督北討山胡無重被罪削之事而孝芬除名至此不及一載亦更無爲廷尉之

事也宜改正

王思政欲移行臺治所於潁川道使魏仲奉啟陳之又致書於猷猷答書云云使人并以啟聞周文令從猷策北史删遣使啟聞句止云并致書於猷則並字文理有礙且後云使人并以啟聞亦無根矣當補正

周書晉公護養猷第三女爲己女封富平公主北史帝養猷第二女爲己女帝不知何指豈指魏恭帝耶抑周明帝也周書明言晉公護養爲己女又敘於世宗即位之前但不知何以得稱公主此俱可疑

崔猷與晉公護語删削太多不見其意崔仲方論取陳策國富兵强下有云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雖閒語然不可删

崔孝芬子勉以逃得免魏書勉弟猷閒行入關其弟宣度

宣執宣質宣靜宣畧並死於晉陽似是坐孝芬死北史俱早卒當別有據

李元忠傳爲光州被報聽賑貸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北史元忠以爲少删萬石給人以下四語非是

李孝伯傳太武南代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率衆至蕭城前軍擊破之禽其隊主蒯應宋主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北史删去蕭城一層則俘蒯應一語竟無來歷又於駿遣人獻酒二器之上增徐州刺史武陵王七字而不載安北將軍之號孝伯所云太尉安伯並指江夏武陵若如北史則安北不知所指何人此北史之誤也當從魏書改正或於徐州刺史上增安北

將軍四字孝伯與張暢語往復甚多北史太畧諸鹽等語可不詳載

李謐明堂制度論累數千言然不甚分明其稱裴頠謂明堂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室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過人之論不可非也北史以其論制度故備載之耳孔璠爲李謐上書繁冗無取北史畧不筆削何也

北史凡避諱改字俱不注明其故獨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注云名犯太祖元皇帝諱則是本名昞也他皆不注不曉其例云何

李幼廉傳文宣與語政刑寬猛意以深文峻法幼廉固以爲非文宣不悅因其誤稱稱楊公而出之北史删上語若專爲誤稱事失之矣

李義深傳神武恕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轉相府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北史太畧

高閭所上諸表大都頌揚之語然其末歸於施德罷戰爭頗有長者之風北史太畧孝文與閭往復語北史刪削太多亦有失其意者閭論淮南修城置鎭表亦宜節畧載之

魏書王慧龍傳其自言也如此蓋不信其爲王氏子而以魯軌之言爲然此王松年所以訾魏史爲不實也北史本魯軌語而仍其自言句失之矣

王邵傳所上諸表眞所謂不軌不物駭人視聽者北史悉載之不削一筆蓋延壽好言符瑞於此津津焉固不以爲非也

魏書薛辯傳祖陶與薛祖薛落分統部衆世號三薛父强

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強遂總攝三營則強乃河汾間部曲之長北史不載而別載與王猛友善事猛至強壘強使主簿責之此語不明強既不從溫則未歸晉不知此爲誰守也當是時堅威震天下而強以一部曲長抗之乎此有可疑

裴頁傳敘事不詳薛羽等作逆頁以行臺守汾州賊來攻逼章武王融等援師爲馮宜都等所敗乘勝圍城頁大破之會劉蠡升又反賊徒復振頁遂率衆奔西河頁之出本以討薛羽既至爲所攻逼而馮宜都等復破援師乘勝圍城頁雖斬宜都等而卒未能克羽及劉蠡升起遂棄城出奔傳所書太畧

讀書記疑卷之九終